

紅色中華

汪精衛的新支票

國民黨改組派領袖汪精二氏，於西安事變之後，急遽歸來途中，三次發表談話，頗堪注意。按汪氏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曾言革命的內主，替不革命的深副志之語。國人深表同情，或許失敗。汪氏一交而為反革命領袖之一，只因欲蔣介石氏一派立異，乃對改組派領袖，主張民主政治，反對蔣氏獨裁。九一八事變後，蔣氏妥協汪氏做了行政院長，從此民主政治，東之東南，而一西交，一面抵抗之格書出來了，在此格言之下，東北四省，全部淪亡，淞滬塘沽，何梅等著名美國協定，法律訂立，因而社會輿論，又有異國賊之稱呼。此時期中，中央運動橫被摧殘，民主自由，刺筆新津，刺針政策，雷厲風行，汪蔣二人頗有沆瀣一氣之概。然因汪氏一派在行政院中占地位置太多，又當日寇大舉侵略華北之作，口口憤慨已極，蔣氏一派乃提挈老牌親日之政學系于前年之水，借着一声槍响，把汪氏轟出南京，汪氏飯碗，打破殆盡。汪氏左派革命時期，民主空談時期，媚外殘民時期，每況愈下，而其政治生命，不絕如縷之簡單歷史也。但此以後，即愈至現在之一年中，口口愛口運動，突犯猛進，民族罪孽，大加開展，抗日救亡呼聲，通于全口，口口民黨，黨盟中，亦別開了席大之左派運動，在外國有的唐事變之激動，蔣介石氏及口口民黨二中全会，在黨內竟外辭辭，壓迫之下，乃不得不稍改變其方針，圖以愛國，為藉口，依然一般的對外是讓對內用兵，對汪氏迫之甚，方針依然未變于足，而西安事變，又爆發。

西安事变后，汪氏在归国途中直至抵沪发表了

新華日報  
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一日出版  
第三二二三期

張三說：「第一次鼓勵內戰，同時外間又傳其有希特勒有何神密之風說。日寇所傳之謂彼將長行政府，吾人頗疑其仍將回到媚外殘民時期，而英何忍叛張辟合作，排去蔣系勢力，煽動口內戰事，為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效勞。及觀其在新加坡所作第二次談話，有舉口一談，努力之語，又謂將釋放汪犯，此已見風聲鶴唳，人有汪氏不必至張口戰，並不必徒談親日之感，再觀其對伊德表之第三次談話，乃謂全党同志，全口同胞之中，有何隔閡，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釋，則對內戰，似真不主張打了，並且沒有剿共不在此例」的中明，更使人覺得有些意思，及至看到對務之急，惟在救亡，救亡有賴民力，民力之增進，即救亡力量之增進，一般人民生活狀況之改善及痛苦之解除，所以救民，亦即所以救口，這末凡句，那意思就更多，起末了，似乎硬可以說，口民黨領袖汪精生在斯加坡到上海，一共帶出了兩張新支票，一張是，舉口一致對外，不要內戰，又一張是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如此自然十分佳妙，共產黨要求與人為善不祇自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本來包括一切願意加入的人，那怕是坏人，只要一致改過，我們就歡迎他，但有一个條件，就是改過我們的，不日救亡，對於汪氏則必須對其自己踏發支票負責，給老百姓真正兌現。過去歷史上，老百姓領教的太多了，左派革命那一張支票，被汪氏自己申明作廢，民主政治那一張呢？給人民出舉制政治，還加上美國外交。現在蔣的新支票，抹

說不過是「個人的感想」，而要同中央同志討  
說一番才析數，吾人誠懇的希望討論之後  
千萬不要變成牽制內戰，美口華，老輩過街  
人人喊打的東西，汪氏素有「喜變」之稱，此  
時希望他十記不要再那麼變了，吾人當  
在即將到來之三中全会上看看汪精卫先  
生說些什麼。

日本对西安大造謠言

東京十六日電：日本帝國主義對西安態度，現正採取挑撥政策，一方面策動南京親日派製造中口新內戰，另一方則大造謠言，說西安已完全赤化，企圖在反赤一旗幟下，來實行滅亡中口。

東京十五日電：經軍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西安與楊虎城等開會，討論對付南京軍進攻的計劃。

又十五日電：楊軍部德懷部三万余人入西安城，極受當地共產黨員與學生熱烈之歡迎。

又十五日電：林虎城與毛澤東已完全打成一片，毛澤東確已就任軍事指揮職務，西安已變為赤區。

的直入西安。突頗足為西安布爾什維克化之特徵，楊虎城已正戎通電就任征軍，西北軍東北軍總指揮之職。

又電毛澤東到達西安又到渭南演說了周恩來做了西安抗日聯軍的政治部主任，蘇區共產黨員大批到了西安。

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番企圖，中口的抗日人民均認為赤化，以便造成他的防共協定，在此反赤的大旗下，策動中口的親日派，製造中國內戰。





